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七　　　宋　吳泳　撰

奏疏

論郡縣人心疏

臣聞昔之明君撫馭方夏莫不以郡縣為根本以人心為本務郡縣充實則富藏於下而國家得以奠安人心攜離則利不奉上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以自固矣故善理州縣者必惜州縣之力而善結人心者尤不

人皆官鹽也户皆丁錢也而措置適所以病民也稱提
積鏹所以權重輕也而昔號某州爲殷富者今則爲空
窮州矣昔稱某邑爲壯大者今則爲凋敝邑矣上户折
爲中户中户變爲下户胡不以前事觀之江西之寇捕
鹽激之也常山之盜捕牛激之也汀建之亂貪激之也
漢沔之兵潰吝激之也國家專倚人心以容基命此何
等徵象而小吏莫之恤大吏莫之省平居奉法循理號
爲廉於已者則又折而營聚斂崇饋獻至有欲糜列郡

之財以覬収楮之賞風俗之胥化大可懼也天下之患
蓋有不在邉陲不在境外不在殘金強敵而深綿渺密
乃伏於智慮所不及之中只楮會一事若非捐朝廷之
力出内帑之金多方有以収之而其干賞蹈利之輩巧
思截出勿顧大體又不嚴行禁止則人心一散不可復
収立足以煽亂風而虧亡脉矣進言者例曰精選守令
然朝廷未嘗不精選也必曰嚴擇監史然朝廷未嘗不
嚴擇也而吏習猶恬民生益急者賞罰之不章明故也

陛下倘能擢其廉者三數人而厚漢世增秩之賞懲其貪之最甚者一人以申嚴祖宗治贓吏之法明諭好惡公行黜陟如立表以示人而使君子畏義小人畏法何天下之不可治哉孝宗皇帝嘗諭輔臣曰朕念冤讐未復宵旰不遑暇如苑中臺殿未嘗有所增益幸用竹沓以護風雨何其儉也至議張師顔之罰則曰師顔有一道之寄却公然以魚蝛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寘典憲又何其嚴也夫竹沓庶民之所常用者也而

為用兵設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兼覆為仁以不殺為武
轉回開拓之意嚮歛就平實之規模將帥之債軍者易
其地偏裨之退衄者降其秩天下蓋已忻喜詠蹈咸知
陛下克己就義之勇而臣職在西省日書降命晝黄固
於既往之事無庸議也然每竊歎古今議論之士捷報
方張則常有掃平渠許之言警書遽至則尋有還保長
江之議議掃平者無田甫田之詩也議還保者蹙國百
里之詩也二者皆非也保淮為不可勝之計豈非今日

第一議乎今日之淮非昔日之淮也自開禧之兵釁一動資實燬棄而淮之積貯空自盱楚之賊黨逋誅科役繁興而淮之財力空自河洛之義旗一舉丁夫轉運而淮之民人户版空淮吾之保障也而所恃如此脫有一騎落於河濵豈不貽宵旰之憂哉臣謬謂保淮之策莫先於裕民力莫急於收軍心所謂以民力保淮者非設濡須之險閘頹口之衝據山城之要宅水寨之沃保龍泉陂田之利以為守也蓋邊民累遭科擾幾不聊生今

歲調夫竭力辦裝以應河南之役父行子哭夫行妻哭
者在在皆是似聞桐城之夫科者萬五千人舒城之夫
死者不下數百衆間有大家巨室畏夫運之苦内徙過
江者以臣所知尚且如此則其他可想而見如此厲民
責之効死勿去難矣哉昔我孝宗皇帝軫念淮民不異
畿甸無歲不寛租無時不戒吏雖桑株馬草木炭之屬
皆不許科配其所以軫念斯民者蓋不以為繭絲而以
為保障也今邊境蹔寧歲事差稔流徙之民漸復歸業

為之上者節其力而不盡田租之當蠲者蠲之軍需之當緩者緩之使人無離心户有固志暇則負耒而耕警則荷戈而戰吾封境之内自隱然有敵國之重矣所謂以軍心保淮者非恃寧淮之衆藉武定之強倚制勇之悍彙遊奕之精鋭耀雄關飛虎之技擊以為勝也盖近年以來平峒寇平楚賊奮不顧身出萬死一生之中而功績屢升賞典不懋臣曩攝司封每見有軍前上功者制司保明申上朝廷行下覆實展轉因循動經歲月率

付之悠悠不下近者河南之役淮師又為先鋒楊義一軍盡力鏖戰失亡頗多蓋有元兵追至虎牢關尚能奪馬取牌而死者主將恥敗例不以聞戰死之人賞亦不逮淮之士夫類能言之賞罰如此何以激勵其心而使之勇於赴敵哉昔我孝宗皇帝撫卹淮兵不間宿衛有材勇智力者每有激犒有武藝超越者悉加甄別將帥在軍或有刻剝雖責布搭息小事亦行密訪切責其所以留意於淮兵者蓋欲使之内以固圉外以拒敵也令

強敵暫退藩籬淺薄曾經戰陣之人痛猶未定為主帥者所當弔死勞生字其孤遺而勿使之流離憫其勞苦而不煩以私役回生意于已枯鼓勇氣於已竭逮其志定氣飽持尺檄而調之雖寇騎千羣亦無所用矣或曰新復州軍未可輕棄也臣竊以為不然蓋天下之事固有緩急先後之序新復之地率多汙萊狐狸所號蘆葦相望經理亦未易言也若先其所緩後其所急荒吾自有之疆圉實彼不毛之土田譬如有連城之壁價值百

倍反過而不問破釜墮甑殘缺已多而乃竭力經營夫破釜墮甑吾家舊物固不可忘連城之璧吾家重寶尤所當貴曷若先使淮堧有不可勝之備而後徐理中原以俟不可失之機哉若夫方城漢河乃舊日唐鄧海泗之地張浚黃中諸人之所不欲棄以為襄淮捍蔽者今既歸我則宜命邉臣擇其酋豪以守處其歸附以耕毋重費吾財可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審度之取進止

論臣不用容啓疏

臣聞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此特為幾事言也平旦睡朝廣庭訪問公聽並觀以來天下之言何取乎密伏墀論諫上殿言事明白洞達以自獻其忠於君何事乎密密非盛世所宜有也國家盛時衆言並進寧辯論也如爭而無傾也寧請對也如忿而無忤也寧累疏交章於上前也如訟而無嫌惡也言有昌言奏有顯奏事有白事如天之昭昭日之皜皜無一毫回曲詭秘也如此氣象豈不能養成端良正直之風而輯成安

靜和平之福哉夫對人不能誦言而後有密啓李沆所謂非讒即佞者真可謂洞見人之肺肝矣近世之弊諸上殿臣寮乞留身奏事凡所敷奏乞留中不付出曰留身曰留中此皆密啓之餘波有以鼓諛諂之舌而滋讒慝之口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論大閲疏

臣聞立武帝王之常德整軍國家之善經國於天地間文緯武經不可一日廢也古我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

田而戒衆庶修戰法獨詳仲冬之大閲以鼓則王執路鼓以旗則王建大常以綏則王下大緌凡簡徒選士王必親涖其閒故閲以大言者于以見天子軍禮之盛戎容之詳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閲者僅一見漢用五膢之制唐行三驅之典亦僅見於太初顯慶閒獨我國朝以兵立國以武禁暴藝祖皇帝櫛風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為之天下改紀而更新之故于除戎講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務明日幸飛山營又明日幸

朱明門、七臨幸於教船池兩大閱於西郊士無歳不簡
兵無時不教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
纉承祖武鋭意中興二十八年之閒凡五大閱乾道丙
戌大閱於白石戊子于茅灘庚寅又於白石淳熙丁酉
又於茅灘癸卯于龍山造命于朝授兵於府出金于藏
簡卒於郊而又身屬櫜鞬躬擐甲胄千乘導前萬騎擁
後旌旗蔽野戈矛輝日軍容之壯也中軍鳴角騎軍打
圍步軍變陣坐作進退起落旗槍皆應規矩軍律之肅

以優給三軍整軍經武者可不權衡於此哉

論命樞臣督視軍馬疏

督視之官國初不常置翠華南渡六師分屯一軍駐楚州以撼山東一軍出盱眙以扼泗口一軍屯合淝以指京汴又一軍宿荆鄂以向宛洛勢均權埒諸將每有不相聯屬之患襄淮有警朝廷于是遣重臣以董督之方畧禀於睿筭幕府選於朝紳前茅後勁遣于御營犒金賞帛出於内帑盖諸軍有節度則觀聽一事權有總統

則人心奮湖湘之平藉塘之勝采石之捷介冑先登而鯨鯢駢戮皆肇開督府之功也方今三陲未清四郊多壘錢穀甲兵之問日至於廟堂分命樞臣督視軍馬實為第一事委之以部分而不制命於中予之以銀錢而不問其出入元戎一臨人人自奮中興諸將之功復見於今日矣

論元祐建中嘉定及今日更化疏

臣嘗讀易至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夬之九三曰

君子夬夬乾六陽之卦也夬五陽之卦也衆陽翕聚羣陰退聽内皆正而外無悔也而君子於此體乾之健而復豕之以乾用夬之決而復申之以夬蓋三居上下之交履憂危之地此正天運闔闢之關世數屈信之候治化汙隆之幾君子小人消長之界限一息間有間焉則乾之變為坤夬之反為姤陽來而陰凝剛長而柔牽有天下國家者是不可不鑒也恭惟陛下踐阼十有一年天縱權臣始得親政凡敝化勸令一切改紀而更新之

向也上下垢翫今刑清罰謹矣向也君臣隔塞今志同道泰矣人才惟恐其不聚今則賢者皆在本朝雖骨鯁耆艾平時所不名之臣亦峩冠而來矣小人惟恐其難去今則羣邪皆屛於外雖元兇極惡公論所共嫉之人亦投北而徙矣臺臣抨擊一疏動十餘人宰臣進擬一筆幾二十餘士其視昔之題副封供祗檢日進月進以希求官職者歛風亦頓革矣謂之非清明之朝不可也然而雲氣族而膏澤勿下陰霾散而陽采不舒君子之

聚小人之去而治不加進無以百度未釐三邊未澄羣生未遂廟堂之上日夕講求更化之端而未有確然一定之規模縉紳之臣交獻革弊之策而未覩的然顯著之效驗是豈無其故歟昔者元祐嘗更化矣自司馬光為相而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以老成用劉摯呂大防以端厚進王巖叟梁燾朱光庭劉安仁傅堯俞以忠直顯經術則范祖禹程頤文章則蘇軾論思封駁則范純仁范百祿蘇轍曾肇凡所登用皆天下所望以為宰臣為

諫官為言語侍從之臣者也嚴叟十疏論安燾光庭十
二疏論章惇摯十三疏論蔡確或二十一疏論張璪或
三十五疏論韓縝其所論列皆天下共指以為憸人為
邪黨為懷諼誤國之臣者也間有以熈寧舊事元豐黨
人為言者而光之數語對越在天轍之一疏傾動簾陛
上下夾持議論堅一所以尚能扶持七八年間而國是
始變也若建中靖國亦嘗更化矣起范純仁相韓忠彦
用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任伯雨於要途逐蔡卞章惇

劉拯蔡京張商英於散地雖八士之親除十一人之擢用閭閻小人莫不傳播以為快活差除而布在樞府汲善之意少朋姦之意多名曰用中而非中號為加靖而弗靖逮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豐矣進愛莫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矣意嚮一偏更張未盡所以僅止於七八月間而國論遽變矣至嘉定更化則又不然也元兇殛死衆正方升樓鑰自海濱名林大中自浙東名倪思自雲川名楊輔劉光祖自西蜀名黃度蔡幼學傅伯成

劉爚楊簡袁燮等同時為侍從郎官曾附侂冑用兵如鄧友龍陳景俊郭倪鄭庭皇甫斌薛叔似次第鐫竄曾昌言侂冑誤國如朱熹彭龜年呂祖儉楊萬里徐邦憲等優與旌擢其氣象似矣然敝事滋多勿能改侂冑之局面憸人互進未免尋開禧之轍迹雖遠相是時未至以賄聞而牢籠宮府參用邪私意已不能掩給諫臺省耳目喉舌之司而流品混淆用一正人也則必邪讕一人為之對衛涇錢象祖去而君子之勢孤倪思黜而小

人之脉盛逮至三凶四木之謡一二年以後國論遂變矣臣嘗謂國朝更化規模大抵三變變之緩者元祐諸賢扶持之力也變之速者建靖諸人偏詖之失也變之不元祐不建靖而胥變為舊習者嘉定邪正雜糅之病也閲汗青而慨往酌古道以御今其在今日可不鑒元祐之所以得戒建靖嘉定之所以失哉今陛下改元既十有一月矣回衆陽於枯荄出羣否于顛趾官師熈良士俗純一臣固未疑其遽變也然而天下之理陽奇而

陰耦治少而亂多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機括所係於此乎分陛下盡不上觀天運中閱世數下察人事封築君子之基勿使能轉芟夷小人之根勿使能殖不任賢則已任則必盡其用毋徒曰華之以美職也不聽言則已聽則必底於行毋徒曰崇之以虛禮也幽人聘於丘園當有以副蒼生之望毋徒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也故老加之蒲辟當有以罄辰告之猷毋徒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也公

道開布而實意孚至言剴切而浮文少氣本日強精神日運雖有客陰外邪將見晛曰消矣又焉得以搖吾國是哉不然公論自君子出而籌之未盡實政自朝廷始而行之不力則恐他時或有以不能主張之說議人主以又是訖了之言議輔臣以比日以來過于謹嘿而議純厚之儒以被謗復起多所顧慮而議者宿之老臣甚為此懼也為今之計若使在下者至公竭誠盡其所當言之職分在上者公聽並觀達其所當行之事實發之

以剛持之以定守之以壯如是而德聲之不振治功之不起人心世道之不丕變臣不信也臣又有憂焉今天下之勢譬如奕棊局垂敗而復轉勢幾危而復活更易布置於棊心者固可謂善矣然一著不謹則前功虧一鏬或開則全局壞今姦邪失職在外其機權智數固不敢視章蔡諸人而旁窺側睨猶足以為胡薛諸子彼見朝廷所施行少有過差便生樂禍之心君子所言論徽有偏倚便開讒慝之口如近日用兵一事是亦開其窺

伺之一耳幸而朝廷收歛俱就覈實彼無所容其喙若忽於不見而罅漏不補則國家之憂君子之禍殆未知其所終也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奏乞宣諭兩相協心治事疏

臣竊惟效忠險難之世當以匪躬蹇蹇為心憂念君事之秋當以在公明明為職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同一節之士哲於保身而輕為進退也恭惟皇帝陛下親

攬權綱並建宰輔清之端開明謹敏於國事行簡靖重
老成審於謀國二人者猶之陛下股肱不可胥失比以
星雷為異累疏控陳欲上相印以塞天變陛下屢降詔
書趣令治事一二日來竊聞清之再上章求去又聞謁
告臣實未知其繇但邉兵屢騷民事孔棘荆州疲敝蜀
圍荒殘顧瞻四方靡究靡宅而一堂之上山積文書塵
滿几案宰臣執政僅有三人此何時也而乃迭相先後
抗疏北闕引告東第奉身以求退耶昔王曾上章丐歸

劉隨以疏爭之謂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憂國如家
未可輕於去就富弼托疾謁告范純仁以義責之謂但
能早退自全以為明哲之術不能竭節匪躬以盡人臣
之分陛下待宰相過於曾弼當無事時既享其逸令茲
多故欲勇於退在人臣之計得矣其如國家宗社何臣
欲乞陛下遣中使宣温旨督趣並赴都堂協心治事責
之以經綜軍國之務何利可興何害可除兵當何時可
弭民當何時可寬悉條便宜以稱隆委庶幾陛下無用

至朝廷郡國凡公論之所欲伸人心之所欲言者亦嘗縷數而備陳之矣聖恩寛大不即加誅越月踰時又當輪對顧瞻天下之大勢慨念四方之多艱則如西邊較之襄漢淮泗顛勢尤重臣豈敢避鄉國之私而不為陛下公言之乎方乾徳初蜀以斗絶一隅未歸職方我藝祖皇帝披圖數貢指諸將而混平之故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趣鳳州江寧節度使劉光儀出歸峽均州刺史曹翰轉漕西南經涉巖阻衝犯霜霰得州四十六縣二

百四十糧百五十餘萬不知費幾兵力而後能取蜀也
高宗皇帝渡江於上流之勢尤切注意一時諸將如臣
玠臣璘臣政臣仲亦皆勇於用命今年戰於和尚原明
年戰於饒風關又明年戰於殺金平一處有警動輒馳
數百里相與計議故能敗走薩里罕射殺韓常不知更
幾百戰而後能保蜀也夫以陛下天姿英武動法藝祖
高宗而謀臣如雲猛士如雨不減乾德紹興諸將何向
者之待蜀也如連城拱璧悉力愛護而今之待蜀也如

求欲如古人漕巴中之粟積漢城之穀運祁山之糧亦難乎其為力矣此倉廩之失二也問之將士則田燧死於馬嶺李實死於鳳集李沖死於同谷陳寅死於西和楊杞死於天池原呼延棫死於芭蕉嶺偏將小校陣亡戰沒者不復以數計何進老將也往年大安却敵若山却賊西和却戎其功不在古名將下而乃機失於遥制力分於備多西和之守備方密而抽那於三泉矣三泉之捍禦方固而分摘於七方矣逮夫兵勢不接士馬略

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師一挫傷布路東潰其患何有終窮耶此潰卒之憂見於目前者一也諸屯老小移就内郡省運減糴是亦一策但昔人區處不過緜閬三數州而未嘗教之彭漢卭蜀等郡蓋謂州兼節制屯置將領有以綏御而管轄之也去歲關頭兵潰家屬内徙不知誰人創為移屯之說致使諸軍籍㕁老小為名所在驚擾以為寇至且兼闗以内外流人萬數迸入中州彼其見風土之美遂懐重遷之思因居處之華成起

心者必緝理邊民俾復廢業而後可以收人心必表選
良吏俾修廢官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參用土豪使闔表
之士有所歸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多置營寨使諸軍之
老小有所湊泊而後可以收人心所謂漸革軍政者必
嚴紀律信誅賞而後可以革軍政必明間探精料揀而
後可以革軍政必民兵與官兵相兼防托而後可以革
軍政必帳前之兵與出戍之兵頭目相當爪牙相制而
後可以革軍政所謂豫理營田者蓋亂離之後必多閒

札如南渡後所賜御筆曰隨宜裁處毋從中覆至於激賞燕犒之費已飭有司接續應辦以付分閫之臣申之以懇惻而感動其心開之以恩信而激作其氣新復州軍悉蠲租賦上方庫帑多出金帛陛下毋謂敵不來而緩於修政三省毋謂敵不來而緩於憂邊密院毋謂敵不來而緩於申軍律飭武備上下相應共圖救寧如此而多難之不紓衆慼之不和四封内外之不耆定臣不信也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願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臣以孤遠之人七載登朝四當陛對一上封章兩陳議狀凡事有係於國家之戚休謀有關於邊庭之細大懇懇盡言已無所隱今復輪當轉對何敢不罄朴忠而抒愚慮乎臣之友洪咨夔嘗嚮臣說比以論思言用兵事陛下曾面諭之云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陛下誠有見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易邦紀民彝之不可泯亂也然而義有是非名有虛實夫大有為之說孟氏之言也豈

與春日寛大詔書無異若及是時保持初意謹固封疆愛
惜根本兵不必多也而精於料簡財不必聚也而審於調
度生齒之版愛護而不傷泉貨之源流通而不壅吏士
精敏馬牛孳蕃所在公私皆亭亭有蓄日積月累至於
斯今則雖不至太和亦可以幾小康雖不全望元祐而
亦可以為小元祐獨奈何封内未固而妄興經營分表
之謀編氓未安而遽有弔撫遺民之意京洛之敗徐邳
之敗唐宿之敗精兵殲盡勁馬斃倒征者死於場輸者

竄大將何得佚罰邳徐宿既潰敗元帥何得已責淮北州軍如某處有舟船某處有糧械悉使收回以實吾之邊備北來歸附之人如某人譎詐某人反覆更不專任以貽我之內憂區畫既明位置纔定降尺紙之詔布前所失於國中使海內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亮其有不得已之實明白洞達毋匿厥旨它日敵加於已為之應兵則人心思奮士卒感動將何事而不可為者若復繫吝執固憚於改為徒使邊臣之不忠者成則

專利於己敗則嫁禍於人且哆然妄謂前日之興師發於聖斷出於廟謨而非己過則何以有辭於永世哉臣不勝拳拳

論天命人心國勢劄子

臣生長東蜀本愚鄙之人公朝不以臣不肖誤見擢序俾玷班列被命共職而來精思極慮每自謂居末信之地而言深則為愚當有道之朝而言巽則為佞茲閱期年五月而僅得一對清光於此又不言焉則非惟負臣

夙心亦非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也臣嘗讀書至帝舜作
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皇祖有訓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至成王作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
於未危未嘗不掩卷深思以為自古及今帝王之所以
傳授國家之所以開承君父之所以警戒要不出天命
人心國勢而已而所以迓續其命收回其心保定其勢
則又不過先事察之圖之保之而已然古之知者能睹
未形之幾而今之謀人則忽已形之患陛下躬姿神聖

素號積庶之地今皆莽爲盜區則民情之散亦已久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今雖寇賊小定而前之瘡痍未瘳譬彼壞木本實先顚少有微風百枝俱動此人事之已形者二也强在本朝則精神可以折衝威在中國則道德可以制暴操得致之勢者其可示人以弱而不圖强本制勝之道哉國朝自李沆王旦當國以來國論主於安靜每有建明率以生事歸之故其久也敝事滋多而國之勢亦隨以舒緩今則又

也其容易承當似慷慨許國而非忠也雖名曰辦事而
適所以敗事也昔張栻奏言於孝廟之朝嘗曰國家用
人當求其解事者勿但取其辦事者正謂此耳陛下臨
政願治于今七年閱天下之材不爲不久定人物之鑑
不爲不精而小有事變環視缺然無可使者此亦必有
其故矣陛下盍不於經傳史冊中會萃而觀之凡利於
民而有益於國家者必吉士也必常人也必循吏也必
儒雅潤飾明習典法者也必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者也

必恂恂如鄙人欽欽如對陳為古名將能得士心者也凡害於民而亡補於公家者必暴行也必苛政也必酷吏也必蒼鷹吏也必虎而冠者也必狼牧羊者也必水清無魚者也必捕郡中豪强擿帳下健兒刑殺過多不得全身之道者也曉事之利如此辦事之害乃如彼陛下試於利害之交明辨而分疏之則可以知人矣今日之病大率好趣辦之意多而少釆循良之譽喜浮誇之說勝而每卑經實之賢上之雅意趣尚下之游聲倣習悠

悠風塵混為一律不聚斂不足以為能也不抑配不足以為材也不抄估籍沒不足以為嚴也不征商榷酤不足以為政也不裒刻軍伍不足以為利也甚者誘殺降附以希上賞也執平人為俘馘以圖僞功也囊括羸資爭獻羡利以望美官也今天下譬如尫羸怯薄之人四肢已受病而復欲以輕躁之醫投之烏喙之劑本氣之不傷而元命之不絕者亦幸矣為陛下忠計莫若更用曉事之臣如孝宗朝分五等用人練達民事者俾任郡

寄諳曉財計者俾裕民力通習典章者俾掌朝儀臨陣驍勇者俾鼓士氣持身廉潔者俾律貪鄙隨才籍記工命而器使之勸之以重祿尊之以隆禮磨淬滌濯之以精神如此而事之不辦治功之不立臣不信也然又不可不體其情而察其心也昔越寇猖獗王式為觀察使夏侯孜遺式書曰公但以執裘甫為事軍需細大此其悉力淮南盜迫高郵晁仲約啗之使去范仲淹謂富弼曰彼無兵與械何能戰守得使小民免於殺戮事或可

已形之患共圖長治之策又要陛下顓于本領上做
工夫聖問曰何謂本領某奏云陛下之身是也臣每
聞陛下在宮中留意四書又親寫先聖格言徧賜羣
臣經生學士有所不及但大學自正心而上皆是勸
人做脩身底工夫自齊家而下便是推廣修身底功
效上云是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脩身
為本某奏云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以此見得聖躬乃天下國家之本萬化

萬事之樞其所關係甚重且大不同庶人且如聖體
近日小小愆和便上關宗社之憂中貽太母之憂下
及大臣百執事天下生靈之憂尤不可不厚自愛惜
上欣然謂某曰近日薄感冒兩日來又暑氣飲食尚
未健某奏云臣所說本字正要陛下從愛身上做起
蓋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也某又奏云古人居安思危
陛下居危思安此二語亦不可容易看過聖語云便
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某奏云誠如聖訓但居

危思安却又有説今天下災患頻仍盜賊充斥姦宄
窺伺只當戒謹恐懼做將去更豈可思量安逸一路
某所謂思安者非謂陛下邇聲色樂燕樂侈宮室實
嬪御之奉實有此安逸之事葢一念纔着在安逸上
便于進德有妨便于處事無力便于民不相親便于
正人端士忠言讜論不相浹洽便不能做堯舜三代
之君便不能成唐虞三代之治即其病根皆從此一
念上起若防其將萌而澄治之則天下國家無不可

為者上首肯讀第二劄畢奏云臣竊見近者百司奏
事多說貪吏酷吏即臣所謂辦事之臣之别名前後
進說者雖多而未見朝廷大明黜陟貪暴者物論所
不赦而反多覆存循廉者國人皆曰賢而横遭黜降
若如此為國何以勸懲上云贓吏無狀某奏云只在
朝廷宣明典章激濁揚清貪濁者即時罷去清廉者
即時褒顯則國憲立而人心定士無有不競勸者上
首肯久之奏畢下殿曲謝